

「蒙古歌王」成長記

齊峰：永遠做真正的草原音樂

「我和草原有個約定，相約訴說思念的情。」悠揚的歌聲響起，讓人彷彿瞬間置身於遼闊無垠的內蒙古大草原。歌者齊峰來自內蒙古呼和浩特，從呼倫貝爾大草原到獨自闖蕩「北漂」，再到最終成為一代蒙古歌王，他不僅多次登上央視春晚舞台，還成為第一位在維也納金色大廳中國新年音樂會展示長調藝術的蒙古族歌手，並在人民大會堂率領300多人的民樂團，成功舉辦《我和草原有個約定》獨唱民族音樂會。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樊征 攝：星鳴 部分圖片由受訪者提供

家鄉對齊峰的創作有怎樣的影響？他堅持「長調」藝術的原因是什麼？他與香港又有怎樣的緣分？今次香港文匯報記者有幸在港採訪到草原歌者齊峰，聽他講述自己近40年的藝術生涯。

耳濡目染成為文藝兵

齊峰1970年生於內蒙古呼和浩特，父母都是出身軍旅的文藝工作者。受他們影響，他4歲就能唱出一首完整的長調曲目。

那時人民公社還在，每年暑假跟父母回呼倫貝爾大草原上的老家，坐在拖拉機上，隔著老遠就能聽到公社大喇叭裏傳出的悠揚長調。極富當地特色的旋律給年幼的齊峰留下深刻印象，他回憶說：「每次去蘇木（內蒙古自治區特有的鄉級行政區），只要一聽到長調，我就知道到家了。」

與父母老家的同齡孩子玩耍，聽著悠揚波折的長調，對於「故鄉」的眷戀也慢慢在齊峰的心裏生根發芽。他一點一點地被長調吸引，學會了一首又一首歌，有時聽著聽著便會不自覺流下眼淚。

也正是這段難忘的成長經歷，齊峰後來選擇像父母那樣成為一名文藝兵，並於1986年正式開始聲樂工作。

從「北漂」到中國歌舞團演員

離開熟悉的生活環境，為了音樂的夢想，為了心中的追求，1992年齊峰毅然決然地加入了「北漂」的行列。當年的北漂生涯對齊峰來說苦澀與甜蜜並存，「每天一睜眼就是錢、房租、吃喝、交通等一大堆的開銷等著你。」為了生存，他曾多次搬家，還去當過駐唱歌手。

在北京，一切都是那麼陌生。「當時不像現在有發達的社交媒體網絡，即使你在本地小有名氣，但到了北京，還要從零開始。」為了獲得更多歷練的機會，齊峰四處叩門，走親訪友，傾盡所有展示自己，希望能在北京這個大舞台有所成就。他那時經常與一幫好友騎自行車來到當時的中央電視台門口，夢想著有朝一日能在這裏演出。

俗話說「時勢造英雄」，1995年文化部改制，文化直屬院團允許在社會公開招募演員。齊峰抓住了這次機會，成功考入中國歌舞團（原名中央歌舞團），幸運地成為了當時入選的五人之一。

是鋼琴的長處，可以營造出壯懷激烈的氛圍和情緒。」他說，「我們中華民族就是這有這巨大的力量，有勇敢向前、不屈不撓的愛國主義精神，有一種頂天立地的家國情懷。」

鮮為人知的是，這首鋼琴曲他演奏了數十年，卻從來沒有寫過曲譜。所以，每次彈奏都不盡相同，總有即興發揮的部分。「沒有譜子，都刻在腦子裏了。」他說，「這是我們中國人自己的歌，不管內地人還是香港人，『我的祖國』是共同的稱呼。」他希望更多的香港聽眾特別是青少年聽眾了解並喜愛它。

用音樂陪伴下一代成長

在琴房前，有趕來上課的小琴童，見到劉詩昆親熱地叫劉爺爺，劉詩昆慈愛地摸摸他們的小腦袋。「我特別喜歡孩子，尤其喜歡看孩子彈鋼琴。」劉詩昆說。

香港是全國琴童最多的大都市之一。1990年初移居香港的劉詩昆開始教孩子學琴，慕名者絡繹不絕。鋼琴教學的特點是一對一，從早到晚地教，憑一己之力也教不了幾個。在朋友的建議下，他萌發了開辦鋼琴學校的想法。

1992年3月，劉詩昆在香港創辦了第一家以自己名字命名的鋼琴藝術中心，此後陸續拓展到北京、天津、上海等全國幾十個城市，還在多地開辦了劉詩昆音樂藝術幼兒園，系統化開展音樂教育。

劉詩昆深感素質教育中美育一直相對薄弱。「做好美育，對於整個國民素質的提



◆2016年齊峰在人民大會堂舉辦「我和草原有個約定」獨唱民族音樂會。



◆1999年國慶五十周年電視文藝晚會，齊峰演唱《祝福母親》。



◆齊峰與蒙古族詩人席慕蓉合作歌曲《父親的草原母親的河》。



◆齊峰曾多次參與各種文藝演出。



◆齊峰常走訪基層。



◆齊峰接受香港文匯報專訪，講述自己近40年的藝術生涯。 星鳴攝



掃碼睇片

走出國門 成為「蒙古歌王」

自加入中國歌舞團起，齊峰出訪了許多國家，還參加了不少大型國事活動，如元旦的新年音樂會、春節等重大節日的文藝晚會等。1997年香港回歸當日，齊峰就參加了在北京天安門廣場舉行的慶祝香港回歸的文藝演出。能夠走向大舞台，見識大世界，齊峰現在想起仍覺得「很驕傲很自豪，也很感恩」。

從獨自走上「北漂」之路，再到進入中央電視台參加各種活動，齊峰最初的夢想逐漸變為現實，更轉化為一份沉甸甸的責任。他說：「我還要繼續努力，希望能夠把我所代表的這一門藝術，或者把我所代表的家鄉更好地展現在世人的面前，讓這一門藝術走遍神州大地乃至於走向世界。這是我的理想。」

說到做到，2003年他推出首張個人專輯《我和草原有個約定》，正版銷量突破100萬張，創草原歌曲同類唱片最好成績，打響了自己的名聲。經過多年的努力和對藝術的不懈追求，齊峰多次出訪參加國際演出，並在2016年於北京人民大會堂成功舉辦「我和草原有個約定——齊峰獨唱民族音樂會」，被譽為新一代「蒙古歌王」。

多次來港演出 與港緣分頗深

早在香港回歸前，齊峰就曾跟隨中國歌舞團來過香港。給他印象最深的是香港回歸10周年之際，在香港紅磡體育館舉辦的一場大型慶祝活動。他坦言，自己在演出前曾擔心香港觀眾更偏向本地歌手的表演，「但沒想到大家特別熱情。」他回憶，當時香港觀眾熱烈的掌聲，現在想起來都記憶猶新，覺得很感動。

齊峰還曾和香港中樂團多次合作演出。香港中樂團近年來用可再生的材料取代蟒蛇皮，依照環保的理念對傳統的胡琴進行改良。齊峰對於這種做法表示肯定，認為民族音樂既要保證它的這種純粹性、歷史性，又要推陳出新向前發展。

「每次來香港，都會有新的變化。」談到經受三年疫情衝擊的香港，他表示，香港正蓄勢待發，相信香港能夠迅速恢復活力。

草原歌曲「傳」在「承」先

草原歌曲在2000年後曾迎來一段輝煌的發展時期。豐富的主題和深入人心的情感表達，在神州大地上掀起了一股草原歌曲熱潮。

但時移世易，和其他不少傳統藝術一樣，草原歌曲等民族音樂近年來也逐漸面臨受眾老齡化的困境。齊峰認為這涉及到民族音樂的傳承問題。

「『傳承』這個詞是由兩個字組成的，即是分為『傳』和『承』兩個部分，但一定是『傳』在『承』先。」在齊峰看來，如果沒有一個好的基因，以此為基礎對民族音樂進行提煉，那「承」就無從談起。

而「傳」的工作，要從小小朋友、年輕人抓起。在齊峰看來，應該從小給年輕人培養音樂氛圍，比如通過在中小學加強音樂賞析課，讓更多孩子聆聽經典曲目，深入了解國樂知識。

鋼琴家劉詩昆：我和《我的祖國》緊緊相連

香港銅鑼灣貝樂思鋼琴學院，83歲的鋼琴家劉詩昆坐在一架黑色鋼琴前，彈奏起鋼琴獨奏曲《我的祖國》。他的雙手在琴鍵上跳躍，熟悉的旋律隨之流淌，低回處如泉水叮咚，高潮時似巨浪噴湧。一曲將了，他的手指幾乎是砸向琴鍵，撞響最後一個音符，聞者動容。

從20歲第一次登台演奏，他的藝術人生就與《我的祖國》緊緊相連。「這一彈就彈了60多年，越彈越愛。」劉詩昆說，「這首曲子有優美動聽的旋律，更有頂天立地的情懷。」

銘刻在腦海中的鋼琴曲

1959年，慶祝新中國成立10周年的文藝晚會在剛剛落成的北京人民大會堂隆重舉行。20歲的劉詩昆彼時在幾個國際鋼琴比賽上獲得大獎，聲名鵲起。他應邀參加演出，特意根據當時風靡全國的歌曲《我的祖國》改編創作了鋼琴獨奏曲，並首次登台演奏。

「電影《上甘嶺》我看了不知道多少遍，非常感動。而女護士在坑道裏為戰士們演唱《我的祖國》的場景，正是影片最感人的片段之一。它歌唱了祖國的山河美麗，唱出了人們對家鄉的無限眷戀，也歌唱了為祖國捨生取義去戰鬥的英雄精神。無論歌詞還是旋律，我都特別喜歡。」劉詩昆說。

在改編創作鋼琴獨奏曲《我的祖國》時，劉詩昆根據鋼琴的特點，有意突出這首抒情歌曲的力量感。「這恰是樂樂特別



◆劉詩昆在鋼琴學院的琴房裏指導琴童彈奏。

◆劉詩昆說中華文化有大美，只有了解才會熱愛。



◆劉詩昆彈奏鋼琴獨奏曲《我的祖國》。

高非常有意義，而音樂教育就是其中重要一環。」他說，「從年齡和經驗來講，我從事音樂教育可能比我完全從事演奏更能發揮所長。」

2021年，他在香港新創立了貝樂思鋼琴學院，「我想為孩子們打開音樂之門，發掘藝術潛能，而不是應付證書和短期目標。」他目前正帶領團隊在做一個智能線上音樂產品，點開就可以聽到正規的鋼琴技巧點撥，接受音樂熏陶，「可以讓更多學琴者受惠，這個事有意義。」

探索東西音樂交融

居港30多年，劉詩昆視香港為第二故鄉。他喜歡香港的生活便利，欣賞這裏的包容多元。在藝術上，他喜歡探索，不停嘗試拓展甚至跨越邊界。「在我心裏，從沒有『彈鋼琴的，就只能做傳統西洋音樂

的事」的認知禁區。」他說。劉詩昆一直很喜欢民樂。早在1959年，他就創作了一首鋼琴與民樂小樂隊合奏的作品《青年鋼琴協奏曲》。這是他最早的「跨界」之作。「鋼琴的可塑性非常大，跟什麼藝術門類都能合作。」劉詩昆說。琴如其人，對於其他藝術門類，他從不抱偏見也不設限，多次與二胡、古箏等民樂手合作，也曾跟香港流行歌手合作演出，為觀眾帶來驚喜！

近年來，他與身為琵琶演奏員的夫人孫穎常常合作登台，用「鋼琴+琵琶」的組合方式演繹《茉莉花》、《送你一支玫瑰花》等經典民歌。東西音樂的交融之美讓人耳目一新。

「香港正在打造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一些觀眾特別是不少青少年不大了解民樂，用他們熟悉和喜愛的鋼琴引他們入門，可激發對民樂和民歌的興趣。他們說，『哇，原來傳統民樂和民歌這麼美！』」劉詩昆說，「中華文化有大美，只有了解才會熱愛。」

藝海無涯。一路行來，劉詩昆既是勇敢的探路者，也樂做辛勤的導賞員。「用藝術溝通，讓世界和諧，我想做一點力所能及的事。」他滿懷激情地說。◆文、圖：新華社